南雷文定

南雷文定卷六

遼陽靳治荊較訂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丁巳

嗟乎名節之談孰肯多讓而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常須棄褱許邁雖逝猶勤定省伯鸞雖簡尚存室家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然靖節所處之時葛巾籃輿無鉏市之恐較之[illegible]似爲差易活埋土室長往深山吾於會稽余若水甬上周唯一兩先生有深悲焉若水名

增遠字謙貞曾祖古愚祖相肇慶府通判父幼美封兵部尚書尚書五子長煌字武貞天啓乙丑進士第一人季增雍太平知縣若水其中子也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若水投版棄官而去晝江之役補禮部儀制司主事陞郎中唯一名齊曾字思沂高祖薇工部員外郎曾祖棨祖煬父臺唯一登癸未進士第除廣東順德知縣邑中多盜以為此饑寒所致古人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為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于西

北砦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沆命之術盜一發即得擒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楚直措許之唯一不可乃止閩中立國其首輔香山人下敎有不便於民者唯一即解職歸兩先生之出俱當兵戈旁午之日若水無以自見唯一之所見者亦小小及民之事不足以盡其長也桑蔡之交武貞投水死若水逃山中不出郡縣逼之入見若水乃輿疾城南以待齋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粟耒而出與老農襏襫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為棄道欲與話舊若

水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若水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矚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已酉歲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唯一遯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塚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雅有露可以無淚唯鳥石依依可無吊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間單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王天錫求見

唯一止之曰烟裡程途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辛亥歲三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夫斷囚之令屈以威武惟死足以拒斷若水拒斷而不死非倖也其心固拚乎一死也唯一盡斷其餘不能拒也然斷其餘非令之有則猶之乎拒也其時爲僧者多矣而嗣僧之法則無與于此也所謂威武不能屈者兩先生庶幾近之若水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髗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棲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唯一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其工巧嘗拾燒餘爲爐拂拭過于金玉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

臥其間兩先生之不同如此若氷慨世路之逼仄遂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唯一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若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不以牛跡之安途避亂群之近憂者是則同若水出自崑山朱相國震青之門唯一出監官吳太常磊齋之門相國則先忠端公之門人也其淵源有自若水疾革余造其榻前命兒子正誼爲之切脉若水曰某新死二十年之前反新生二十年之後乎余汯然而別唯一未嘗一面人傳其詩怪甚僧解齋持一詩來愢不悉除鬢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與松

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余讀之了不見其可怪也若水配姚宜人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唯一配袁孺人子四天行時行攸行中行庚戌歲金體介陳天若求銘余未及爲後七年天行介李杲堂求銘余倣葉水心併誌陳同父王道父之例以誌兩先生同父道父猶有顯晦之別若兩先生則屈賈李杜之同傳兩家子弟刻于墓以信德之不孤也銘曰

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心而無害

翰林院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天啓朝以攻逆奄而死者二十有三人其後人爲世所指名者唯黃魏兩家李賊陷都城子一死之是亦可以免於疑論矣顧四十年以來子一之大節尚然沈滯則黨人餘論錮之也乾坤未毀所賴吾黨清議猶有存者子一以同難視余猶身余老矣可不及其未死披發白日乎子一之子札以墓銘來請亦復何辭子一諱學濂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曾祖祥祖邦直皆贈太常寺卿父諱大中吏科都給事中以直諫死謚忠節妣錢氏封淑人忠節有才

子三人長學洢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次子二次學洙字學闢子一處神俠出少受學于子敬卓犖不群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證也己丑忠節受難孝子捐生遺孤讀室迫吏坐罰子二紹述荒屯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遂竟錢誅忠死之家哀榮已備而導之興獄者阮大鋮傳檄各郡頭按面捲土重來子一刺血上書申復讐之義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鋮久依城社不與蘖燒僅以考功之議上于一復上疏力爭卒罷抒讐詞寧諸子先後謝恩闕下余年最少共推子一

爲文設祭詣獄中門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
在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甲戌塟
忠節迎葭山夫子題主會葬者千人予一布置閑通
不霽貧狹吳子逵陳幾亭皆予一姻家因請葭山講
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蔣子玉務爲佐王之學
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
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訪劒客奇才而
與之習射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講廟
講書故事發拈一二諸生敷演儀文予一不待宣及
脩棭橫木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興作吏治之循墨

昌言無所隱避聞之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為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為闒緩子一造于疏通實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子一孤行一意不肯附會婁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子一多相斬故即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奉手摳衣者蕺山一人而已乙亥特詔選士子一舉第三一時同志之士想望其出以為世用壬午舉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子一多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勇入援逆攻貞言之[illegible]于而烈皇帝業已[illegible]但有[illegible]

章托之空言已矣京師既陷子一謂其同志曰吾輩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即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已不及以彼篡位之晨爲吾易簀之期耳此言余聞之魯季泉先是子一與容城孫鍾元密結義旅刼其不備賊中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子一遲遲以待其至久之音塵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僭號告天以正號位子一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距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八日年三十七配陳氏戊午解元山毓女子三人允枚順治戊子舉人允札增廣

生允桓庠生女一人壻徐之陵孫男八人儒烈儒藹儒爕儒燕儒然儒熊儒康儒秋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所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藏於家當子一之未死也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挖朝不持士節既大鋮將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龎肅之役君子亦多信之未幾而子一死君子之惑雖解而蓋棺之榮不及貞元朝士今已無多孰為之激昂而樂道者嗟乎子一大槩欲爲人所難自傷家難則羸衣糲食誓終天年毋病未瘳則刲臂投羹助彼方劑十八年流離之門戶孀嫠在堂昆弟都盡一解褐之書生

求與國事柴也其來未始爲過而予一堅心致命不欲以常人自居亦可以諒其志矣而使妖讒不起則與倪范諸公同騎箕尾夫又何說顧予一所以致此者亦自有故予一上書見知於天子銳意問學遵篤經生先友宿艾望風推服莫窺其藏褒加之旁通藝事草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觸毫而出無非詩書之所融結學侶艷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一時騰名無出其右予一亦未免矜貴自喜不知盛名之難居也且予一雖學於蕺山其所重都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既與倪范諸公同是一死而

舉挽下密約不得自由亦是功利誤之此則可爲子一借也然子一實有過人者余來髮交遊所見天下士才分與余不甚懸絕而爲余之所畏者桐城方密之秋浦沈崑銅余弟澤望及子一四人五行一覽半面十年源瀾所及便企專門天生此才僅供與亂之摧剝乃使頑鈍如余者執簡而拾其後可慨也夫銘曰天降逆人倉猝之賊李蕩覆乾坤狀絕綱紀於戲忠節忠於天啓於戲子一忠於未祀前有其父後有其子一家之禍千秋之美三十九年余始作誄彼黨人者已如餐豕

前翰林院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丙辰

歲辛亥余邂逅魯韋菴先生於越拔之公所率爾談文有契先生即過古小學索觀鄙文每奏一篇先生嘆嗟良久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余至越城必相過從言談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緒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余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郤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

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閉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緒論以私後人耳余象數論成欲先生叙之先生曰不可某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遯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為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余與先生過從始稍稍傳之同志蓋未五年而先生不可作矣先生諱㮚字季㮚別號韋菴魯氏為宋肅簡公之裔建炎間南渡遂家會稽元末敬之官提領提

劉生彥名彥名朱原珍原珍生瓛瓛生二子長瓛成化進士官至南京刑部郎中次瓚再傳爲先生之高祖大中曾祖宗程祖錦萬曆丁丑進士亦官南京刑部郎中考湘太學生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姚陳安人先生幼有至性太學殁時方十三歲居喪即能盡哀安人之殁幾至滅性登崇禎癸未進士第選爲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先生與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爲稱首然諸君雜妒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詛嚼唯先生沖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李賊之變子一謂先生曰吾輩居此

圍城之中死固分也然死有三節自先帝上昇之日一也李賊登極之日二也先帝發喪之日三也過此三節月無肅死矣已而大行發引先生得先期拔身而子一死先生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息機摧撻閉室不出出其書觀之門屏之間落然不聞人聲其所與往來談經問字者亦不過數人而已花晨月夕歡娛少而愁嘆多

余觀今世之爲遺老退士者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憒憒如先生者日抱亡國

之。歧。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度峻整望而知爲
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
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生於某年丁未十一月初八
日卒於某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九娶王
氏子五人長㸁先廩生次煐先庠生次爛先巳酉舉
人次熵先次燗先今存者唯熵先而巳孫七人長誠
候選儒學教授次基受基仁基雍基德基泰基謙曾
孫一錫祚熵先詔知先生者無過余乞銘其幽石余
何敢辭。銘曰
文章之名昔歸翰苑。步冒鐵鑪。名存實遠。於爍魯公。

爲詁爲典逍蹤往烈裁正狂簡館課程文一洗其短

豈期遯野蓬蒿偃蹇石渠水涸山龍色淺以俟君子

灰飛律管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己亥

予束髮出遊於淛河東所見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𡏖溷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峙世間嵬瑣觧槖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談其人多惶恐退去葛袍布被鄉俗束帛皆修飾合度嘗見一名士作答此兩人者極其矜慎予偶問之曰吾聞文虎履安一簽題亦有講究恐倉卒裁答為其所吶耳其標致如此詩壇文社三吳與淛河東相閉隔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

此兩人為重淛河東風氣漸開寔由此兩人文虎既死履安隻輪孤翼然其矜奇日益甚東江士人皆乘時獵取名位　以戶部主事授先生先生獨不受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為　兵令取餉於勸分司餉者兵民交怨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大兵渡淛一時士人諱言受職皆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公車之徵先生獨不行當是時先生遁跡榆林喪其夫人巳又喪其太夫人榆林之書卷靑氈蕩於兵火先生一病三年炊烟屢絕形廢心死然友人商中丞在獄予弟晦木犯難猶能以奇計出之

先生既無心於當世，顧堂著作坊彪模勸凡士林之所珍貴者，一不以寓目。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游外者，用故名紙書之，片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挲細視，手抄作槃，遂爲完書。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蹴盪，一童侍側，先生疾甞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耳。大家室萬里，諸子飢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先生諱泰，字履安，晚年自號懈菴。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

名斌北征戰殁贈明威將軍子鍾世襲寧波衛指揮遂爲寧波人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趾又死之弟文嗣夜悄鎖門見兩炬射之炬滅而濤作溺死於海所見之炬蓋龍目也七傳而爲曾祖諱表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理學名臣也祖諱達甫廣東督理糧防叅將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母陳氏封恭人總戎公祠於東岳像設而祀之先生生而類夫像設者因以爲名舉崇禎丙子鄉試鬱然領袖名士十年流落饑渴寒棘未嘗不爲江湖所傳誦正復不慼然方其盛時交遊滿地事有不

可言風波消鑠且盡先生所行過之荒臺天末徬徨而不能去先生即好奇乎而抑鬱憔悴已見之於髮客矣蓋先生卒用世之才售答俄傾懸然天得置之寂寞非其所長而乃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眞可謂之好奇者也先生之病始於南安有毛澗者先生之同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褻澗得生而先生病矣即此一事之奇亦人之所不可及者生於萬曆戊戌二月十三日卒於丁酉十月初六日配閻氏先十二年卒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葬西山之應舉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祁斯

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嫁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自文虎死後先生始爲詩文虎之詩以才先生之詩以情皆有可傳當其遇窮則酸鹹苦辣之味盡矣斯年以予與先生久故托銘其墓憶嚮冥之際予過甬上文虎新死先生病瘧剪燭相對娑娑欲斷是日先生之瘧爲之不發十年以來歲必相過再三宿一會合破涕收淚竟不知其身在困頓無聊之中也今顧舍吾而去乎銘曰崇禎之初名士鬱起淛河而東唯陸萬于長鋏切雲高馳方軌塵世突梯逢之心死大冶火烈求飛鉛從

陸子剛所鎸予孤表矣洛車馬煌煌流水子獨不然
蹩躠霜屐越嵩擷青商山芝紫千年旦暮以其有此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丁巳

陸文虎先生卒三十有二年其喪尚在淺土未亡友黃某泫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乃告於世之爲郭元振者而使契家子萬斯大董其事某月某日葬於城西之外憶其平生崖略而誌之先生諱符字文虎陸氏世爲寧波望族曾祖州丞諸祖相龍父炕俱庠生母王氏夏氏生母朱氏四歲時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瀏亮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幼多羸疾因讀叅同悟眞閉關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至久之不効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

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衆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下人之富貴禍澤文虎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已讀書兩卧與許孟宏王開修兄弟交時開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獲自輔憲獲得一卷奇之開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詢之開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聲欬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憙其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復出焉名動方招賢俯焉力相邀拂

急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關氣長下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過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京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臨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于白岩山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年五十配陳氏范氏陳氏子一人某先生卒後亦夭女三人全某葛某沈某其婿

也先生初爲舉子業誦習先民時取古文緣飾章句厭而棄去旁涉語錄釋典爲沉深刻厲之文又毀而爲恢博典贍至於其所謂易者則取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攷古之功加之湛思直欲另爲傳註不墮制舉方域也其古文詞鵬鶱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于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耳詩皆志意所寄媚勢依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丙寅聞先忠端公七人之禍希風皋羽作楚漁父二首傳

之吳中許孟宏見而撼其紙相體仁動以告許推拉與巳先生上書王司馬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孽在朝在野推無目擁之譬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效爲負牆躲躬以事四方屋邑失業亡命作奸犯科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剛索奸慝指陳極獘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專轉闢汹㵾直俄頃開事耳乙亥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已開釋罪廢召山陰毘陵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生以爲此消長之會也語錢虞山曰古人歎神農虞

夏之不可作其謂何必責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繁縟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斂散凡懷貪射利漁閒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飢飽快心此復以夬夬意得正如猿猱一寒一熱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梓排吳縣傑參陽夾先生之料事如此海寇披猖鎮撫閉關闢旅瞭視無策壹城沉胥生勸余與其客祭三策俱三察故降盜也猶予水戰先生過之與之談

海上事其船式桅工火器自棓皆內地所未有故能縱橫如意三策嘆曰誠能假某戰艘三十隻勇士千餘人當使鯨無縱鱗波有恬目先生即大聲疾呼于當事給以所言之半稍稍見功而鄉士大夫以門庭養虎咎始事之人爲謀不卒而罷即清查衛所亦是一時名目而先生以實心行之故人驟見之而駭遂及于難雖才堪濟世倘然常有世外之致辨書畫識金石古奇器焚香掃地與名僧聯床對語嘗作誓告紫栢文手書一册寄南康推官錢沃心焚歸宗寺古松下古松爲紫栢所咒活者也余束髮出游吳來之

謂于鄉陸文虎志行士也歸而納交于先生從此左提右挈發明大體擊去疵雜念終身偲偲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倡生與先生二人而已在武林兩京余晨出循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簏肩負而返先生邀之要路借宿還嘗必向余述其梗槩如此盛事於今那復可得乙酉十月十日先生過我草堂嘆息天下事明年訃音亦值是日何其相感之神也銘曰

箭東衣鉢玄黃白始凡偶兼混漸務十里於唯先生醫攻萬了分别氣類淵石在水後來淸流求復南指嗟我越中尚如月死危言之功畧其可已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壬子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僊鄴僊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遂簉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渡錢塘江東放苕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是以通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端愚劉瑞當馮玄度馮正則馮簟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

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聯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皆寒色正論了皆引爲畏友初與嵩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嵩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陸守一之死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鵠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皆瑞當嫉眉天下不可得而覩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

生布衣揖讓于博士前既乃以貢待一儒官胸巾不能無芥蔕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輙離席長歌蔓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爲之猾瑞當喟然曰吾爲同輩架累置身鑪鞴之上無乃翁影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隆沉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皆愚玄度以疾死菌仙鄰仙以憂死文虎以刺死節發以兵死所在潸契鯨鯢桐望瑞當之風波亦爲里中指名鄉場屠放言悲歌流奔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強差排憭然不知有生之樂

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絕似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湫湫之味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蕩漓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以訪黃太冲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爲永訣也瑞當深沉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冠深事急當爲危從討先生不輕談機事益信然當之深也簞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

曰令己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
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守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爲慈谿人六世祖煒廣東布
政高祖鍇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逵上海丞祖
廷褒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
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
士黃宗會即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
濂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鄭山
飛晁之原甲來速銘曰先于心言之托止有姚江余○
○○○○○○○○○○○○○○○○○○○○
固瑞當之末亡旻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

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盛時不遠倘且精神須臾風味轉墜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

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時引繩按墨不爲詭隨箕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爲君悲慈水嗚咽鄭嶺參差墜言汗履莫使君知

南雷文定卷七

遼陽靳治荆較訂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丁巳

漳浦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為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嚌落草至於易曆諸子無復能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辨馬融許以登樓季通精數文

公謂之老友古人援愛之嚴大抵不能泛及也先生博稽六藝各有論著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其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則奕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

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尚書之非僞謂伏生之書如堯典臯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淸爽風格溫雅雖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謂春

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論樂者謂調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即屬何調先生言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太抵一何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先生之析聲諸家如此要不盡同於漳泉漳泉寺謂先生日康流沉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單精三數年雖發文閫奧舍皆取其管中何必變人之窒乎自漳泉懸記先生之單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諱朝瑛字美之

姓宋氏康流其别號也所又號樂志泉寧之花園子

人曾祖侍御某祖紹皐父完初再査孺人蹇蒙頴庚

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遭亂遂

不復仕閉戶謝移則功業稽先生屈蟄經世之業以

支吾八口洎然不見喜慍之色酬對賓僚穆然於學

術之内嘗雅張子侍郎所著書林雜述金陵遊草新

世方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生於某年乙巳九月卒

於崇禎庚戌三月年六十有六以弟之子勤思爲後

女三人查崽沈研閑燁其壻也孫三人鵠徵協杞孫

女二人將葬於某禋之原屬余誌介吾友陸冰修來書

其歲余猶丱歲于一月同來修訪先生於家劇談徹夜綿蕞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甄王會之圖討否生大觀在念慶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九經至此而二再躋手先生以各經略記首卷見奇任再數年欲以一得之愚取證而先生不可作矣千年之發蘊所願也跋曰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古經某厲某說正始有司變風變雅學詩不彈袁甫吳蔡學禮所諱崩薨存葬春秋不敢流爲說書家存疑殘葉道神理助語激贴所以儒者別開天地漢魏唐蹟求語明義

百年漳泉破荒而出象數理學會歸於一嚳巷老人入室弟子削筆洗硯俗儒心死漳泉之學不得其傳荊溪之原畱此一綫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峰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雖託後事不爽累黍又非一眾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戊寅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illegible]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illegible]

飭徒工耕嚴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甌匪盈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奪情事歷戎行往莅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之[illegible][illegible]勤勞中懷規避將求設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緝光潮大盜起復攷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餘其[illegible]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衆及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爲不充將旅以從何見勢推仰使而餉與[illegible][illegible]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疲而務怒其師耗盡

術之詎有漫無剪治招之不來强而後可援賊之恣怙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備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幸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巳之章有旨違本旣遵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縶拆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嘆曰此何等事在例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予吾輩與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延辨之

事則皆發端于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虞矣

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嘯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淸真江右艾千子至死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擅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見中一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

謂天如爰先之又謂阮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
上書報罷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劉鹿溪掩關茅山
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鋮之在南都也
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捭闔
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鋮姦盡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
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
以攻之大鋮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鋮得志
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爲首
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撟詔將下溧陽
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

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蔡藿以續食有加而餉之悉行謝絕曰上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耕巖意不欲受度置壁巾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漂陽既相將特疏薦之嵩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漂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阜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漂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歲輸而諸曰身既隱矣

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嘗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爲臨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聞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洙熒掄鑑埏逢將以某年塟於某所耕巖雖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掬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塟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逼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疎意廣

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茫茫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

人之寘契也先生之子逢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汝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刻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論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爲朋黨去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爲之列傳韓侂胄立慶曆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曆黨人之名名游臨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被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啓間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附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必保陳公

爲之題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爲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乾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徙宜興遂爲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廷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

毋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夭次貞裕天
啓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在遷順天知事國變
死節季即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
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
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鈌失君子
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
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
没因梓行其書少保没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
其孤有取予毀室之虞先生措定艮苦故相知其不
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

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鑕鄒出匣當是時駒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有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殲妖鳥之巢以得志于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旋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諸故相而故相所最嫚者爲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咕囁耳語曰苟使大鋮得敗爭諸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之激灰陽熖置酒高會南中之上人其半能者強半之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

也邀之半道會于虎丘天如來之以諜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鋮始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嘗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邑山張爾公歸

德侯朝宗死上海朗三燕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速與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暴起國狗之癡無不噬也遂廣捕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于方從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戚戚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吊往恍然如月泉吟

討也所著有皇明詩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于萬曆甲辰十二月九日卒于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嶽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環吳全呂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洲灝孫女十一人維嶽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塟于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而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嶽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指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于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

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微于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弘光黨人之墓佞臣過之尚避其風雨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之卒徐蘭生屬余誌銘曰吾當先之以狀也荏苒十六年狀不可得頃見蘭生十哀詩畧具魏美事實又見金道隱汪孝廉傳因採兩家之言而誌之以覆蘭生使授其子已魏美諱渢新安人徙於錢塘祖父某父某妣某氏魏美孤貧力學舉崇禎己卯鄉薦乙酉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群盜滿山始返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憺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閉

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魏美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林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書習于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余丁酉過之孤山頗誦謝讙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獎勸戊戌二宜

盂設供同坐葛仙源巳亥二月望笑會巷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有一被余與魏美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余入雲居訪仁菴魏美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不復相值有傳其在洞庭山者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八臨殁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妻某氏子遴嘗思宋之遺民謝翱吳思齊方鳳龔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家室翱亦晚娶劉氏開至貧畫馬有子同居唯思肖孑然一身乞食僧廚魏美妻死不更娶有子托于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爲其所甚難者

道隱言盡大地人未有死者七趣三世如旋火輪皆熾然而生求不生者了不可得君即不壽何患不仙要以所苦不得無身則族君仙後尚當與尋求必死之道此言魏美調息長生之非也道隱之所謂熾然而生者即輪廻之說所謂必死之道即安身立命于死了燒了之說也而余之論生死之正是相反天地生氣流行人以富貴利達愛惡攻取之心熾然而死之輪廻顛倒死氣所成魏美之志如食金剛終竟不銷此不銷者不可得死忠孝至性與天地無窮寧向尸俗餘氣同受輪廻乎道隱觀此與萬起萬滅之交感

一類斷絕其種子則乾坤或幾乎息矣銘曰

學問之道在乎立志凡可奪者皆原于僞桑滄之交士多標致擊竹西臺沉函古寺年書甲子手持應器物換星移不堪憔悴水落石出風節委地侃侃魏美之死靡二何意百爲乃見孤鶩死而不亡惟此生氣

王仲撟墓表　己酉

君諱正中字仲撟直隸保定人登丁丑進士第求謁選索游於高唐州會大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兵圍高唐州守以爲銀杠旦晚是敵物不如以此嚮城免士女屠戮流離之苦立要約使與議者押字仲撟與焉事平轉運者上失物狀於是逮高唐守及仲撟論死繫獄數年刑科給事中李清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兩變後失官避地於紹興被江將以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是時公私亦立制爵爲蒙市魁里正朝得劄付一紙暮便入

民舍根括金帛係纍丁壯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向問爲某營也仲揺設兵彈壓各營取餉必使經由於縣品覈資産裁量以應之非是則爲盜賊總兵陳梧敗於檇李渡海至姚鹵掠鄉聚仲揺遣兵擊之鄉聚相犄角殺梧行[illegible]忌仲揺者以此聲討某謂梧之見殺犯衆惡也不當罪正中上疏救之乃止張國柱劫定海王總兵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擾者二千人仲揺攔止所圍大姓數家從仲揺丐命仲揺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徹先後遁姚舟楫蔽江皆帖帖俯首不驚鷄犬蓋人民之恃仲揺一時

如決水之堤焉歷監察御史贈贊寺卿朱大定太僕寺卿陳潛夫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達於武林仲橋短小精悍喜於任事雖以武寧群從得不爲列營所撓亦其智計有以剖之也好讀實用之書不事文彩其言星象則從閩人柯仲烱於獄中受之行　初建進　所著監國魯元年大統曆丁亥訪某山中某時詮授時曆仲橋受之而去壬辰來訪授以律呂辛丑來訪授以壬遁仲橋皆能有所發明自某好象數之學其始學之也無從叩問心火上炎頭目爲脹及學成而無所用屠龍之技不

待問而與之言亦無有能聽者矣蛩然之音僅一仲撝又以饑火驅走南北丁未二月過之越城爲言年來盆困將於鑑湖瀕佃田五畝佐以鬻卜績食耳其年八月十九日仲撝卒年六十九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所著周易註若干卷律書詳註一卷千一人三

提嗟乎某與仲撝交二十餘年與之同耶而無成與之共學而未畢仲撝生時已無人知仲撝者向後數年復更何如此紙不滅亦知稽山塊土會堅黃河也

談孺木墓表 丁巳

君談氏名遷字孺木海寧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熖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榷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

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爲已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讀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眞有三長足掩前

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撦。袂。公。衍。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推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談墨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　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

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披覽編年。不衒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與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求余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張元岵先生墓誌銘

海昌有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岵短簷破屋皆揅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沉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書彼此援引用張其說以余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要諸家聽其散殊不爲收拾元岵錯綜積王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扳趙懺元岵宗主王程以玩辭爲本至于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義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岵纏綿悽愴有流離世故之感至服序首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

也。爾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爭矣。先生諱次仲字元岵別號待軒曲江之裔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甕林祠大德求仲山為其邑許村場鹽課司于思賢從析城來其族始大祖　父　先生七歲就外傳遂授易八歲母鍾孺人疾病刲股而愈十八歲為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既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目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明府之法可

移直指覩其膽對煉慨爲之羅訟舉天啓辛酉浙江鄉薦處山處之若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覩爲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鄉始予其愼諸先生由此一生無竿牌郡邑之事章給事格菴遡述先生謂曰近名事愼勿爲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憬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

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爲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怫然曰天下事皆搪塞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禁雨士大夫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于兩岐之間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若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變劍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其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淸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

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而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生絹役前令革之奸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為身苦樂故興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第不當纖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欲獻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余嘗疑世風浮薄狂子僇民群起糞掃六經溢言曼辭而外豈有巖穴之士為當世所不指名者而先

生孤燈狀對意通響象別有寒餓相與綢繆泥繼震
字子起武林人矮几折足俯首以注六經婦抱女孩
徙倚四壁寒風凜然不知世間富貴為何物先生云
孤苦四十餘年天心來復賜以子起又云世人皆飽
死而子起獨餓死子起即捧此枵腹可見列聖于地
下若聾飽死更何益胡廷試字玉呂餘姚人嘗為弇
洲塾師蠅強不肯伏弇洲臨卒欲聞炮聲散其鬱結
終夜不徹乃瞑一生知己先生一人而已然則世非
無其人能知其人之人少也先生既知其人矣得無
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子起玉呂亦從先生而傳

于余故庠之先生誌後猶昔䕫水心之例也先生以康熙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娶徐氏子三人鼎貢生晟庠生杲國學生皆先卒孫一人訒諸生曾孫三人貞觀正觀永觀皆余兒子家之門人也卒後幾年葬於某原訒鑱墓石再拜求銘銘曰

我於先生把臂語溪高冠岌岌長佩陸離又後十年訪于海涯一尊相對祈死爲辭曾不十日皐復隨之維此十日留以衎義宋之遺民經之大師書帶環墳千載如斯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甬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越甯明州）為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為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槐野余君房瓣香於于厥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為孔子之文選耳荷肆狂猖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衆勢無以發伏體之雄氣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滿而出諸

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斂精神乎籛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毋得余作往往蹉怩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迺於是來漸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物昔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欵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鑑湖社倣揚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

貴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盤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尚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亂字鄭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淵忠襄曾孫守眞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衢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即守貴州之巡撫標也因贈兵部尚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檝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凡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十六

為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駈至定海縛馬廄中七十日非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竄草石與失職之徒萬傍巷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凄凉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留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即匿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乖橐而歸矣先生愍郡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為經以傳為緯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

俱枯其布衣孤賤无所悵結宛轉爲人則頓首叩舞使其感動奪之鼠壓績筐餳飴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棄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指語溪曹廣莛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肯讓人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若先生草率青雲

茍非勞謙兒■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子哉

生于天啓壬戌四月三日卒于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十九娶某氏子一人瞰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丘瑜次適沈紹要次適林獬錦餘未行瞰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之以法章何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稍好隨群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鍾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